

本上寶筏圖說

施善昌書

畫
錄



積善天懷最暢○作奸偏仰難○
寬○前生造孽子孫多般文高偏○
失意○墮馬更羞顏○聞聲適○
逢水沫○投人却遇丁娘枉將○
性命付泥湍○吉星多漏照○慶○
事總無干○

右調臨江仙

吉慶避之。

註惠迪斯吉。積善召慶。乃一定之理。作惡之人。司過之神既奪其算。使之貲耗以困其身。憂患以艱其遇。不齒於人。動遭刑禍。種種示罰。福祿已盡消除。自然吉化為凶。慶化為禍。若或避之。蓋人生吉慶之事。皆有善神主之。君子動與善會。故能膺五福。享九如。彼造孽者。既有惡神相隨。自與善神相左也。

案李斌如多才博學。兼善武藝。困童試二十餘年。知府張化鵬愛其才。文試拔置第一。又以弓馬應武考。亦膺首列。人謂入泮無疑矣。及文宗按臨。斌如領卷入號。值天雨足穿釘鞋。將卷置案上。低頭穿襪。卷落地。穿畢覓卷。已為釘鞋踩躡。粉爛哭稟文宗。因無換卷之例。被逐出。武試馬蹶損腰。不能入院。文武兩第。均屬無用。自是貧困無聊。親友為圖一村館。可供餬口之資。及負笈到館。是夜忽發山水。一村被衝。自己書籍衣服。隨流漂失。僅逃性命回家。時知府張化鵬已陞廣東運司。斌如跋涉到廣。求其青目。張適丁內艱。已登程數日。趕至中途。稟謁張見而憐之。曰。范叔一寒如此耶。吾在艱中。苦無綿袍之贈。有長子某。現為杭州倅。幕中乏人。吾寫書與汝。到彼相投。藉筆墨之役。可權且安身也。斌如至杭。倅已病危。父書

亦不能閑。家人留居外室。不數日。猝復歿。斌如舉目無親。將投錢塘江自盡。有一人長鬚修眉。形貌甚古。急忙救起。斌如哭訴生平守分。並無過惡。屢遭天罰。好事成虛。其人曰。上天仁愛。豈有偏私。今之建高牙。鑒大纛。累祫而坐。列鼎而食者。皆前世積善修來。而飢寒凍餒。投人不著。亦係前生造惡所致。子今世雖然無過。前生必是造惡之人。若今生墳還不滿。又貽來世累矣。惟存好心。行好事。讀好書。做好人。痛自懺悔。庶幾殃退吉來。災消慶至。斌如聞言遵行。後獲登第。

附吳郡陳生嘉猷。多疾。艱子頻困秋試。乃幡然遷善。彙集感應篇註解。刻施普勸。且多行篇中善事。至萬曆丙午。高中北闈第三名。連舉丈夫子六。長季俱登科甲。餘亦蜚聲譽序。感應善過格。

徐太史曰。前半生多病乏嗣。屢困棘闈。所謂吉慶避之也。後半生登第多勇。接踵科甲。所謂福祿隨之也。禍福在天。而所以轉禍為福者。誰哉。

天脊滿袖躡蟾宮。又報泥金步乃翁。寄語孤寒白袍客。不須遼海哭秋風。徐太

史詩



天有惡星。懸象明。人以惡
感。星以惡臨。以惡招惡。九影
隨形。嗟哉閔子。姦寢屍沈。雖
逃王法。難免天刑。一生困阨。
半世飄零。冤冤相報。累及
來生。

惡星災之。

註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。皆有星主之。為善則有吉星照定。如紫微玉堂。天貴天富等星是也。為惡則有凶曜相攝。如喪門吊客。計都羅喉等星是也。善惡相感。不爽毫釐。故聖人在上。景星含輝。賢人所居。奎躔呈瑞。若作惡之人。乖氣致沴。謫見於天。惡與惡感故也。世人不明此義。而徒仗巫師禳解。亦何益乎。

案周承謨貧苦困躉。親友盡疎。家人二十餘口。數年間喪亡殆盡。口舌官司。疾病災傷。年年不脫。周自知命蹇。遇事收斂。而意外之禍。不期相值。人皆呼為倒運鬼。謂其一生無善狀也。乃詣上清宮求道士禳解。道士俯伏良久。醒謂周曰。適奉帝旨。赴陰司檢汝惡籍。黑簿所載。諸惡皆可饒恕。惟十五年前孫家花園之事。上千天怒。特遣惡官。時時相隨。爾將墮入畜道。尚冀福報乎。周不覺悚懼流汗。蓋其十五年前。曾借友人孫姓花園。習靜鄰有小婦。與姑不合。乘夜奔逃。周適步月。誤而閑諸房中。女宿數夕。後聞其姑報官搜拏。周懼禍及。醉媳而推之井。壓以大石。幸係空園古井。獲免敗露。而一生困躉。惡星為災所由來也。周後日見冤魂索命抱

石投河死

石投河死。其事有二。一云：唐高祖之弟建成，性多疑，每患有人知其谋，常欲害之。及高祖起兵，建成恐，乃与房玄龄、杜如晦密謀，欲先发。玄龄恐事泄，乃令其子玄叔，乘夜入高祖军中，以告高祖。高祖大怒，欲杀玄叔。房玄龄曰：「建成若先发，必危我。今事急，若杀玄叔，人皆知之，此反间计也。」高祖从之。建成惧，乃不敢发。高祖即位，建成坐是被杀。一云：唐高祖之弟建成，性多疑，每患有人知其谋，常欲害之。及高祖起兵，建成恐，乃与房玄龄、杜如晦密謀，欲先发。玄龄恐事泄，乃令其子玄叔，乘夜入高祖军中，以告高祖。高祖大怒，欲杀玄叔。房玄龄曰：「建成若先发，必危我。今事急，若杀玄叔，人皆知之，此反间计也。」高祖从之。建成惧，乃不敢发。高祖即位，建成坐是被杀。

唐高祖之弟建成，性多疑，每患有人知其谋，常欲害之。及高祖起兵，建成恐，乃与房玄龄、杜如晦密謀，欲先发。玄龄恐事泄，乃令其子玄叔，乘夜入高祖军中，以告高祖。高祖大怒，欲杀玄叔。房玄龄曰：「建成若先发，必危我。今事急，若杀玄叔，人皆知之，此反间计也。」高祖从之。建成惧，乃不敢发。高祖即位，建成坐是被杀。



衣柳叢中命易戕。平生一
擲業消亡。傍人嫖賭無良
甚。天罰加時。何處防。
休將垂利剝貧民。物類雖
殊。共此身。任烹篤水薰。宰
殺。請君試看趙亥生。



算盡則死

註。盡謂奪之盡也。死非正命之死。蓋橫也。天也。極言作惡者。今日以某事減算。明日又以某事減算。減奪不已。全有盡時。夭折橫亡。無術可免。真可哀也。且一死之後。更有三途惡道。或落地獄。或墮餓鬼。或變畜生。冥律森然。又非一死能了賬也。

案。前朝有趙春生者。內懷奸詐。外面待人。一團和氣。非笑容不開口。且善揣人性。格曲意奉承。故見者莫不傾倒。平日與走陰差。名活無常者。相善。託其到陰司查伊壽算。差回賀之曰。某煩掌案者檢籍。君壽九十四歲。令子三人。家計萬金。衣食享用不盡。全福人也。趙自此經營稱意。連生三子。遂恃陰籍有定。漫不修省。局騙刻薄奢侈之事。靡所不為。年登五十外。三子相繼夭亡。身孱弱多病。家業漸耗。復尋無常問之答曰。陰籍豈有不驗之理。吾近晤掌案者云。君數年以來。設局誘賭。於中取利。致人夫妻反目。父子乖離。削壽十年。減去衣祿十分之二。至違禁滾放利債。過分烹宰生命。皆干神怒。又削壽二十年。減盡衣祿。三途非遠。君何不懼。趙不明三途之說。固問之。無常曰。吾已奉差。君可沐浴。今夜來我家一同赴冥。當知君之受報。趙如其言。

至夜過其家。無常令趙閉目存息。夢至一大衙門。建牙列戟。如王者之居。與無常同進過無數房屋。見有大廳九楹。瑣瑤為柱。白玉為樑。華彩異常。榜曰旌善。內藏蟒袍冠帶。金銀寶貝之屬。無常曰。凡人在世行善。轉生當享此報。又朝北幽暗處。有破屋六楹。榜曰罰惡。內藏皮毛羽翼。鱗甲之屬。無常曰。凡人在世作惡。轉生當受此苦。遂同出府。見一大河。有畫船一隻。載男女十餘人。或衣白。或衣黑。或衣花繡。吹彈歌唱。招趙登舟。無常喝曰。時尚未到。爾先往。伊後來可也。遂醒。無常曰。君見否。死後當作舟中人也。趙曰。死而如此。亦不甚惡。無常曰。彼等投胎猪腹入世。一載即受宰殺。其苦無比。何快樂之有。趙追悔不及。

附昔有布政某。巧於貪饕。積財至數十萬。及敗官歸。買良田十萬頃。富甲一郡。其祖父屢示以夢。言冥譴將至。速捐財以行善事。或可挽回。天怒某知而不信。止一子一孫。淫賭無節。皆夭死。某亦染癱瘓不愈。媳婦頗著醜聲。不數年。家資已盡矣。某臨危時。忽張目大呼曰。我官至布政。不小。田至十萬。不少。我手中置我手中了。不曉吟畢。遂卒。費世篇註證又人鑑



旅中有客病匡林。追慕顏
求對症方。骨肉消沈鬼夜
哭。始知鹵莽自招殃。
北斗為懸。夜氣清。欲收囊。
潔感神明。那知禱祀全無
用。不信請觀李赤城。

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。奪其紀算。

註又字承。承上司過來言不善之人不但有司過之神鑒察報應。其頭上又有神為之糾察不可不時加修省也。三台星名北斗神君。主人間善惡生死壽夭富貴貧賤之事。凡人有罪皆錄惡籍。量罪輕重。奪其紀算。奪至一年。其人坎坷多事。五年其人災衰疾病。奪至十二年。其人困篤。或遭刑獄而死。蓋罪與過不同。惡之大者為罪。則奪紀。惡之小者為過。則奪算。十二年為紀。百日為算。

案李赤城經紀小民一生事北斗甚虔。每逢斗降之辰必齋戒更衣北向四十九拜。至心諷誦斗經。寒暑不輟。一日販貨至河南見一蛇肚腹膨脹就林中青草擦之。其腫頓消。遂巡遊去。李甚驚異。拔草藏之。又往他處貿易。同寓有遠客患蠱。輾轉牀褥。勢甚危險。李念所藏之草既消蛇腹。必能治人。煎一碗與客飲之。夜半不聞聲息。祇聽客床有水滴之聲。秉燭往觀。客骨月盡化為血水。床上祇存頭髮一縷。李恐禍及。卽刻束裝。乘五更辭店主遠遁。店主早起開門。見盤客消化。不敢查究。因並無家屬跟尋。事遂寢。李後歸家。謹密其事。妻子面前亦不敢說。一日禮斗至夜半。斗姥現形。謂之曰爾一生事吾極為誠敬。已註爾福壽。數年前用藥枉殺

病人雖係無心之失。然以人命輕試作大惡論。三台之神已盡奪爾之紀算矣。吾不能曲法宥汝也。李涕泣求救。不允。計李一生虔事斗神。偶以救人之心。成殺人之事。尚遭上天譴責。况顯為不善。而干天之怒。又當何如耶。

附甯波士人孫厚。字孚遠。家貧。渡江課蒙。萬曆二十二年失館。流寓杭州塘栖。傭書張氏宅。一夕有少婢奔焉。厚叱之曰。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竈神隨身記過。豈夜闌人聞而神祇弗知乎。力拒之。婢往同齋西席宿而去。未幾。西席回家。疽發背死。主人聘厚。厚以故欲辭。主人重其聘。且固訂。乃許之。及歸。遇其叔於江口。叔賀曰。吾因兒病。禱於城隍廟。夜夢城隍神中坐。呼吏取飢死籍。改注出者。唱名校對。十餘名後。聞唱姓名。我潛問吏。孫某何故改出。吏檢籍曰。此人注定四十六歲客途飢死。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張氏婢。壽世慈航又遠色編

何遽青衫委九泉。鬼門關畔枉號天。火坑片晌回身快。再活人間廿四年。徐太